



车铃摇响岁月长

■ 李晓明

前一阵，帮父亲收拾院子时，我又看见了那辆绿色的邮政二八大杠。

它斜靠在老院的树下，车身生出一层薄锈，车座磨得光滑发亮。父亲正用棉布认真擦拭，先擦车把，再擦大梁，最后蹲下来给链条上油。阳光透过枝叶，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也落在那层薄锈上。

父亲说，这辆车是1979年春天他刚当上义务邮递员时，邮局配给他的。那时，村里的邮路只到村委会，报纸、信件要过几天才有人捎进村。一天晚上，父亲在灯下坐了半晌，对母亲说：“我去送。”母亲没说话，只往他茶杯里添了点热水。

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是黄昏时分，跟父亲走在乡间小路上。

夕阳西下，他将整理好的报纸信件装进绿色邮包，绑在车后座，拍拍后座说：“上车吧。”我爬上去，紧紧抓住邮包边缘，身体随着土路上的坑洼微微晃动。父亲摇响车铃，在巷口或巷尾高声喊着收件人的名字。声音穿过稻田、越过山坳，村庄的灯便一盏盏亮了起来。

有人从灶屋匆匆跑出，手上还沾着面粉；不识字的阿婆总是等父亲念完儿子的信，才把信纸紧紧贴在胸口捂一会儿。父亲从不催促，一脚踩地，骑在车上，等她收好信，再摇响车铃，去往下一家送信。

最难忘的是一个冬天的雨夜。

山里的雨又急又猛，敲得瓦片啪啪作响。父

亲刚进门，邮局的人就追了上来——二叔公在山脚有封加急电报。他没多说什么，穿上褪色的雨衣，推着车走进雨里。

山路泥泞，走不动就下车推行，他始终护着怀中的邮包。狂风掀起雨衣，雨水顺着脖子流进衣服里，他的身体在风雨中依然挺直。

后来听母亲说，那天夜里父亲回来时已是深夜，雨靴里倒出半碗泥水，裤腿卷到大腿根，小腿上有一道伤口，他自己竟浑然不知。换下湿透的衣服后，他坐在灶边烤火，轻声说：“电报发出去了。”

二叔公后来告诉我，那天开门时，一个人全身湿透站在雨里，怀里的电报用塑料袋裹着，字迹清晰。父亲不肯进屋，转身又消失在黑夜中。二叔公在门槛上站了很久。

每逢年节，乡亲们总会送来一些礼物。那年中秋，三爷拄着拐杖亲自送来月饼，一层层包得紧实。他握着父亲的手说，这么多年，家里的信报从没延误过，这份情，记在心里。父亲从屋里拿出几块糖塞进三爷兜里。那天晚上，他坐在门槛上望着明月，默默抽烟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我上初中时，电话装到了村里，后来手机也走进家家户户。很少有人再在黄昏时分守着那清脆的车铃声了。偶尔有风吹过院子，那辆旧车的铃铛会沙哑地响一声，像是轻轻的一声叹息。

二八大杠就这样闲下来，静静停在院角，也停在过去的岁月里。

我站在院子里看着父亲，忽然想起那个雨夜——山间泥泞小路上，那个坚毅挺拔的身影。



图片由AI生成

那辆绿色的车里，除了报纸、信件，还载着什么？或许是村庄对未来的期许，以及一代人渐渐远去的背影。

父亲擦完车，站起来拍了拍腰，对我笑了笑。

阳光穿过树叶洒在地上，可那辆绿色的自行车，再也不能载着晚霞出发了。

我忽然很想再听一次那车铃响——清脆的，穿过稻田的声音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油菜花开故道黄

■ 贺生达

几场如丝的春雨过后，乡村便被早来的燕子穿梭着织成一幅水墨画。在这样的景致里漫步，别有滋味。

走出不远，便有柔柔糯糯的甜香被微风剪裁，一缕一丝拂面而来。没有桃李的浓腻，像新焙的茶，带着日头晒过的、暖融融的草青气息。顺着香味望去，一片金黄便跌跌撞撞地闯入眼帘。

这便是黄河故道了。曾经，黄河在这里一个急转弯，抛下古老的河床改道北去，留下的除了黄沙，便是苍茫。不知何时，或许是鸟儿们衔来了油菜籽，或许是农人信手撒了一把——那些黑黑的不起眼的小家伙，就在这里“安营扎寨”，年年春风里浩浩成故道的旗帜，灿烂成一种无声的诺言。

站在大堤上遥望，金黄的花海横无际涯。说它是海，又不够贴切——海是动荡的，是骇浪滔天的，但这里只有静，静得深沉，又蓄积着一种饱满得几乎要溢出来的喧哗。金黄叠着金黄，挤着、簇拥着，头挨着头，手牵着手，一直黄到天边。在与远天相接的地方，金黄与天色融成白茫茫、黄淡淡的一片，再也分不清是天、是花，还是大地轻轻呵出的一口温软的叹息。

细细打量，一株油菜花实在算不上美——直挺的茎，带着愣愣的呆气；深绿的叶，透着朴拙的土气。好在那花儿，毫无保留地肆意怒放，薄薄两对小瓣舒展成玲珑的“十”字，像用夕阳余晖精心裁剪的横样；花蕊柔嫩，头顶一丝少得可怜的金黄花粉。然而，千万朵这样简单的花儿汇在一起，便浩浩荡荡成金黄的汪洋。

有蜜蜂翩然而至，嗡嗡地在这一朵金色的“房子”里寻觅片刻，又飞去另一朵，不停地吟唱，不停地进出。那蜂鸣混在盛大的寂静里，反将这天地衬得愈发寂静。这静，是丰盈的、灵动的，有着沉稳勃发的生机，仿佛律动的脉搏。

静静地置身其间，隐约感觉到地下无数细小的根须正贪婪地吮吸着沙土深处的水分，并将其努力转化成一种昂扬的力量。



风吹来，带着雨后的湿润，轻轻抚过金色的汪洋。静止的花儿忽然漾起一波一波的涟漪。先是眼前的一片，轻漾一下，低下的头又抬起，仿佛少女柔和的轻叹。接着，这叹息像传染了一般，一朵传一朵，一片传一片，直至整个花海颤颤地、悠悠地波动起来。那一望无际的金黄真成了海——金黄的海，香甜的海。波动的浪涛轻柔滋润，仿佛大地沉稳的呼吸。浪尖上，是亿万点闪动的、细碎的阳光，一隐一闪，明明灭灭。久了，恍惚间自己也融入这光浪中的一星，和着舒缓的节奏轻轻漾开。

蓦地，想起王维的“漠漠水田飞白鹭”“雨中草色绿堪染”。他的静是“禅房草木深”的幽静，而眼前的静则是氤氲着人间烟火味的静。那是根须深入大地的韧性，是老农执着不悔的坚守；是种子破壳的脆响，是花籽落出的欣喜。更是它们与这片曾经只有荒芜相伴的盐碱地，深邃的和解。当年那寸草不生的荒凉，终被这看似柔弱、一年一茬的黄花不经意间抚慰。故道的每一寸土地，都温顺地躺在这里，心甘情愿地承受着近

乎奢侈的金黄。

日头高了，金黄越发鲜艳，艳得几欲燃烧。香味也越来越浓，像窖藏多年的佳酿，只需轻轻一嗅，便令人沉醉。远处的地平线上，隐约有着一两处小巧的村庄，灰瓦白墙，无声地泊在这金色汪洋深处，仿佛安详的老船在沉思往事，让人不忍惊扰。

慢慢走出来，身上沾满了细碎的花粉，还有挥之不去的暖暖清香，颇有“拂了一身还满”的意味。在这样的花海里，终究做不到“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”的洒脱。忍不住再回首，那花海还在，无声地浩浩荡荡，汪满了纯澈的阳光，那样惹人怜爱。

忽然，我明白了。油菜花之所以绽放得如此恣肆、饱满，不是为了被欣赏，而是用独特的方式，向这片曾被遗忘的土地，表达一种比河流更为坚韧的生命的力量，表达一种比岁月更珍贵的及时的绽放。那一片金黄，是它们最温柔、最浩荡的生命宣言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■ 缪士毅

春渐深，山间的松树悄然绽放花朵，为人们馈赠天然美味——松花粉。此时，正是品尝松花粉的好时节。

松花粉又称松花、松黄，为松科植物马尾松、油松或其同属数种植物的花粉。每年春季，松树开花时，采摘花穗，晒干后搓下花粉，除去杂质，即可备用。干燥的松花粉呈淡黄色细粉末，体质轻飘、易飞扬，手捻有滑润感，不沉于水，气微香，味有油腻感。

松树所开的花朴实无华，虽不如梅花、桃花、牡丹那般引人注目，却也别有一番意境。我曾多次在以松树为景观的景区偶遇松树开花，但见松叶间点缀着一簇簇松花，葱绿的松叶映衬淡黄的松花，绿黄交映，平添几分诗情画意。

我的家乡在浙南，记得每年松树开花时，父亲总要上山采集松花粉。松树长得高，采摘并非易事。父亲事先将一把镰刀固定在长长的竹竿上，上山后在树底下铺一块干净的布，手持带镰刀的竹竿伸向松枝间，瞄准花穗，麻利地勾动或扭动，花穗便从高处落下。忙碌一阵后，将落在布上的金黄色花穗收集装袋，带回家中。趁天晴，将花穗晒干，再用手搓下花粉，去掉杂质，保存备用。在父亲眼中，松花粉以黄色、细腻、无杂质者为佳。

我自幼在农村长大，小时候便尝过松花烹制的美味，对松花粉有了感性的认识。而真正的认知，则来自上大学时书籍中的知识。松花粉食用历史悠久，宋代苏辙喜食松花饼，赋诗道：“饼杂松黄二月天，盘敲松子早霜寒。山家一物都无弃，狼籍乾花最後般。”苏轼也喜欢松花入饌，《酒小史》中记载，他守定州时于曲阳得松花酿酒，并作《松醪赋》。他将松花、槐花和杏花入饭共蒸，密封数日后得酒，并歌咏道：“一斤松花不可少，八两蒲黄切莫炒。槐花杏花各五钱，两斤白蜜一起捣。吃也好，浴也好，红白容颜直到老。”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称：“松花，今人收花和白沙糖印为饼膏，充果饼食之。”明代《遵生八笺》载：“三月取松花如鼠尾者，细挫一升，用绢袋盛之，造白酒熟时，投袋于酒中心井内，浸三日取出，漉酒饮之，其味清香甘美。”至今，我国许多地方仍有食用松花粉的习惯，并不断吃出新花样。我的家乡浙江便是其中之一。

食用松花粉，我印象最深的当数儿时母亲做的松花饼——在糯米粉中加入少许松花、食用糖，拌匀后做成饼状，上锅蒸熟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母亲还喜欢在汤圆、麻糍等小吃上撒上松花粉，以添几分色香味。父亲则喜欢用松花粉浸泡白酒，供平常小酌，说是可以增强体质。

我不仅喜欢松花粉美味，也看重其药用价值。松花粉味甘、性温，有祛风益气、收湿、止血之功，可治头眩眩晕、中虚胃疼、久痢、诸疮湿烂、创伤出血。《本草纲目》认为松花粉“润心肺，益气，除风，止血”。《本草汇言》称其“疗久痢，解酒毒，清血热”。《本草逢原》说其“除风湿，治痘疮烂”。

品味松花粉，品的是美味，是情趣，还有那乡间的韵味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山家一物松花粉



铁塔银线



■ 焦翔 摄于河北省沧州市境内